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二十六回 冒名姓真來宰相家

詩曰：偶然寫字在店中，不必書寫是伯兄；冒充同胞會面後，始知弟妹進都京。閑言少敘，書接上回。卻說蘭英要往相府中去尋繼成，立時打發飯錢。小全只當真是繼成兄弟，執意不收，遂將他二人的行李搭在馬上，牽出店門之外。二位小姐誇鞍上馬，小全頭前引路，就望著相府而來。唱：

王小全領定小姐往前行，要上那相府去找孫繼成。但只見坐轎騎馬人無數，卻多是當今皇上文武卿。趙小姐馬上低頭心暗想：到相府可拿何言去應承？欲待說我是你的親兄弟，我與那繼成高面貌不相同。欲待說我與繼成是親戚，敘不出是他兩姨姑表兄。若還是說出弟妹兩個字，怕的是自己落個面通紅。正是他怕見繼成無語對，王小全猛然站住問一聲。

話說王小全說：「請二爺下馬罷，已到相府門首了。」二位小姐，遂即下了坐騎，小全把馬拴上，說道：「二爺少等，待我前去傳稟門上。」

上近前看見把門的張龍、李虎說道：「有煩二位兄台，稟上狀元老爺，就說無錫縣本家二爺來投。」那張龍說道：「這也容易。」遂叫李虎看守大門，他便連忙來至大廳，見掌家的說：「高大爺，外面有狀元老爺家中二老爺來投。」高掌家聽說，即來至書房見了狀元，垂手站住，說：「稟姑爺，外面有無錫縣家中二爺來投，現在府門等候。」

繼成聽說他兄弟到來，滿心歡喜，一聲吩咐有請。高煥出來，傳於李虎，李虎來到門首說於小全，小全說於小姐：「裡邊有請。」蘭英在前，夢月在後，進了府門，只見繼成二門等候，接進客廳，敘禮以次分位坐下。繼成問道：「那一位是無錫縣來的？」蘭英說：「小弟便是！」繼成仔細看，心中大犯猜疑起來。唱：

孫繼成二目閃動看分明，打量那無錫來的一書生。只見他一頂巾兒頭上代，身上是可體藍衣穿一衿。軟綿綿腰束一條絲結帶，新鮮鮮粉底烏靴足下登。打扮的好像一個富家子，似我家衣服那有這等新？看面目好似梨花初開放，柳葉眉秋波相趁朱唇紅。他既然不是閨閣裙釵女，卻何為兩耳下面有漏通？大約他年紀不過十五六，全不像我弟面目與年庚。我不過在京三年未回去，料作我兄弟不改舊形容。我又非年老龍鍾花了眼，難道說同胞兄弟認不清？況且是有他兩人全來此，這件事叫我尋思不得明。我不免仔細將他問一問，我看他說出何言來應承。

話說孫繼成越看越疑，復又問說：「方才家人來報，說我弟前來投我，我看兄台面貌不對，想這天下同名同姓的人甚多，莫非兄台訪問錯了，也是有的。實說貴居那裡，姓甚名誰，我與恁打聽打聽。」

繼成這一句話，問的蘭英滿面通紅。若要與他實說，只見有人在此，只是低頭不語。

繼成參透其心，遂叫家人退去。蘭英見旁無人，才待要說，只覺得難以啟齒呀。唱：

趙小姐未曾開口面先紅，只覺得渾身出汗心內驚。暗想道若要對他說實話，未過門誰家弟媳見伯兄？有心要瞞著狀元不實說，為什麼千里迢迢特進京。李夢月旁面替他心作躁，不住的機關暗暗送眉峰。蘭英女一時不顧羞和恥，他方才對著繼成說實情：我本是姓趙家住無錫縣，我的父官居戶部是趙明。這是我義姐名喚李夢月，他與我女扮男裝到京中。我雖然不是你的親兄弟，卻是你弟媳名叫趙蘭英。趙小姐方才說出真情話，不由的羞煞新科狀元公。

話說孫繼成聽說，是他弟媳到來，羞的面紅過耳。暗想男女說話不便，就背臉向外，叫丫環紅梅到繡樓上，將玉屏小姐請至前廳來。小姐至屏風以後，睜了睜有二位書生在前廳旁坐，狀元哥臉向外坐著，玉屏不解其意，遂叫紅梅將狀元請至屏風以內，繼成低言，將蘭英二人來歷說明。

玉屏說：「這也是稀奇事。」遂來至前廳，將蘭英夢月引至繡樓，二人洗了臉，換上衣服，三位小姐見禮已畢，分位坐下。玉屏問道：「那位姓趙？那位姓李？」玉屏先把蘭英一看，好愛人也。唱：

高玉屏仔細來觀蘭英女，暗說道好個天仙虞美人。但見他淡搽脂粉桃花面，只趁著柳眉杏眼動精神。生就的櫻桃小口牙如玉，最可愛窈窕細軟柳枝身。底下的一對金蓮小又瘦，上面是巧挽盤龍髮烏雲。好一似越國西施出了閣，不亞是漢代貂蟬又降臨。誰能勾銷金帳裡偕鸞鳳，更比那金榜題名勝幾分。世界上見過多少如花貌，從未見這一女子實超群。高玉屏見了無錫趙氏女，不由的滿面生春喜在心。

話說玉屏小姐看罷蘭英，又看夢月，也有沈魚落雁之容。心下想道：「他兩個乃閨女中幼女，又生的這般美貌，中途如何行走？」正在狐疑，蘭英說：「我姓趙名喚蘭英，就是你弟妹；這一位是姓李名喚夢月，乃是妹妹的義姐。俺二人假扮男子，同行作伴，原為尋兄而來。」玉屏向夢月說道：「你大姐姐，你來我家是客，不便取笑，趙小姐和我是妯娌們，取笑卻也無妨。」